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二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倕賈詡出兵擊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為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袁

術利虞為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為書
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
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
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
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
之誓為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
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
捷避之為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

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内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吕布親兵十人偽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敗不進卓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内有

鎧不入傷臂墮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羌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

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弑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患入所謂邕也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

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并術數之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為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

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桓文之舉
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笑飲
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兖州刺史劉岱為黄
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為兖州牧擊黄巾破之降者三
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
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為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
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
誅凉州人憂恐不知所為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

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為然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黄祖自江夏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為祖伏兵所殺堅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吕布與戰不勝

將數百騎奔冀州傕等入城內殺太常种弗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傕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為呂布所殺欲為卓報布不敢為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甲子李傕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為之流涕莫敢收允故

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為忠封其孫異為安樂侯允
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
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為郡主簿太守劉偉受宦者趙
津請託召中都路拂為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
偉教至於四五坐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
允名震遠近拂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
從者不過數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劒叱之拂輒
不敢當辟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

州允擊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
靈帝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
於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
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允
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得減
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數後何進表允為從事中郎
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內
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

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閉關必人人自危不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守陝雖安凉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

我而已臨險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
國家為念黃琬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為五官中郎將
所選舉皆貧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為黨
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
尚書中平末涼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
多以財為官者或起家為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司
徒許相皆竊位懷禄苟進無耻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

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耻
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為國生事此猶負石
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歴九卿徵為豫州牧值
黄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征討羣賊威
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軍徵
發欲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姦論鴻如法琬既
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傕兵之入長安太常种
弗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宫去將安之

遂戰而死弗字頼伯司徒曷高之子也弗子邵為使者嘗
迮於卓左遷涼州刺史徵為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
為邪臣所姤父以身狥國為賊所害夫為臣子不能除
殘去逆何面目復見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
馬初南陽何顒河内鄭泰好為竒畫顒逮郭林宗與之
遊學及黨事起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
皆結豪傑名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嵗
中率常再三私入洛陽為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

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為揚州刺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尚書令朱儁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儁之名傕用賈詡計使人徵儁軍吏皆不欲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

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均力敵内難必作吾乘其獘事可圖也遂就徵為太僕秋七月李傕使樊稠至郿葬董卓大風暴雨流水入墓漂其棺槨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録尚書事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南陽户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無度百姓苦之旣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入陳留曹操袁紹會擊術大破之

術將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為援因令日磾即拜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為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隷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封郿陽侯樊稠為右將軍封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說

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倚卓卓死傕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屯郿騰屯鄠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為司空録尚書事冬十月荆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荆州牧初弘農王唐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為李傕所畧不敢自説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為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為弘農王妃李傕舉博

士李儒為侍中詔曰儒前為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為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嵩以災異策免光禄大夫周忠為太尉録尚書事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為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至已乃安馬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用乏之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宦豎亂朝卓旣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

將軍禍大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奉迎天子𤼵命海内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徴有司承㫖奏嵩下吏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表每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為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捉本之於盧植葢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

曰日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
馬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疑悞上下太
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
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
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月
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遣使奉貢以謙為徐州牧
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崩東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
詣闕貢獻以琬為平原相邈為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

尉周忠以災異罷太僕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為豫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尚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賔用度不足近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瓦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奧媚竈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偽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為患不細帝以碩傕所

憂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繋者三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為傕所枉者傕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耆儒年餘六十離本土家餉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耄農野朕甚愍焉其

不在第者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徙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丙午太常趙温為司空録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

事以瓚為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大破之斬丹既而持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擊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决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足知天下

事矣初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為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選多少勇壯募從二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問經遂

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

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説瓚曰田疇義士君不能
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族他
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世
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
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
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賢良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僉共推疇疇曰今來在
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讐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

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
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為約束相殺傷把盜爭訟之法
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
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
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
不得為寇袁紹數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
當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溫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
為司空録尚書事分漢陽郡為永陽郡是歲袁術使孫

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卲曰會稽富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西接荆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遺貢獻焉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卲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詩之鑒焉廣陵徐球為汝南太守請卲為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仲舉名重

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崖岸高峻百谷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行也同郡袁季初公族豪俠賓客輜軿去濮陽令歸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之乎謝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曰陶恭祖外好聲名内非其真今徐州㲉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慼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

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宗故事申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懐皇后后邯鄲人祖苞治尚書為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妊身怖畏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夢負日而行遂生帝何后惡之鴆殺后靈帝大怒欲廢何后諸黄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惻上早孤追思王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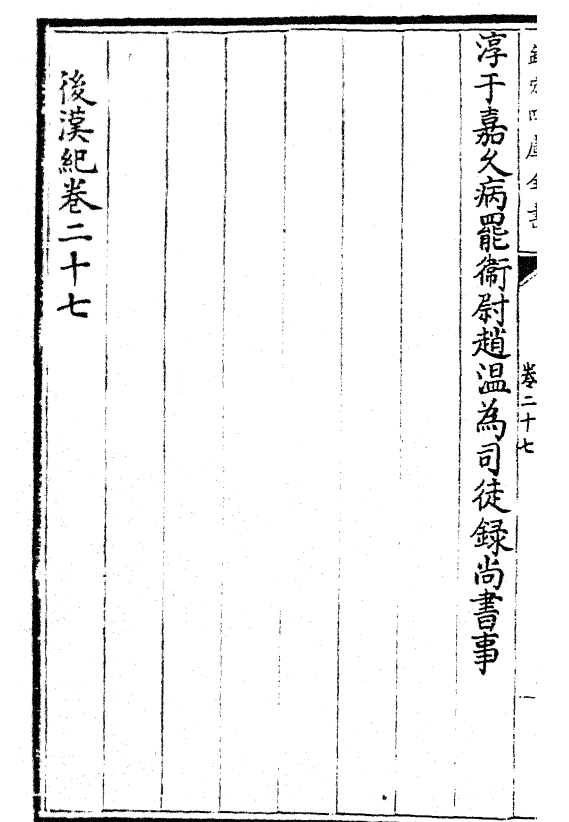
弑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耕于藉田是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傕等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為傕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於是傕騰携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稟遂率衆來欲和傕騰既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安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

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別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羌將軍徐州牧陶謙北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為兖州牧郡縣皆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告荀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給其食衆皆疑彧知邈為

亂郎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彧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人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或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郎拜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

稠為右將軍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為雍州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以災異策罷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

差餓死者甚衆帝疑廩賦不實勑侍中劉艾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問尚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異有益焉御史不加隱恤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治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廩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羗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鄄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



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温為司徒録尚書事

後漢紀卷二十七

後漢紀卷二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三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為後將軍使持節冀州牧封邟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壊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懷相擒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

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熟圖之紹不能從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跱少

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内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象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

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

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司徒趙温司空張喜聞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既出兵入殿中掠宫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傕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宫殿宫府居民悉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傕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禄勲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

行乎汜怒欲殺之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朱雋素剛直遂發病死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太守徐珪為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為州所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贓汙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雋俱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為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已去恐無及也雋曰據所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且尋郵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善雋即夜發輕騎數十人分伺州

書果得而鈔絕之雋得獨至京師上書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刺客分遮道欲殺雋雋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變服而去珪大悅雋由是顯名舉孝廉為尚書郎遷蘭陵令光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雋治蘭陵有名即拜交阯刺史雋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

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完遷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為盡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寵等謀攻傕丙申兵交及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張

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内外
隔絶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
右傕曰御餔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
帝大怒欲責詰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
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
幸黄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忍之未可顯其罪
也上納之初傕屯黄白城故謀欲徙傕以司徒趙温不
與己同乃内温塢中温聞傕欲移乘輿黄白城與傕書

曰公前託為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曽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黄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温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温與傕書問侍中當洽曰傕不知臧否温言

大切可為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傕信鬼神
晝夜祭祀為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
求入見傕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傕亦帶刀入侍值傕
數汜之罪上面答之傕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傕曰侍中
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也傕
乃安閏月己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傕汜麗先詣汜
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輔助四年
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

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刼質公
卿所為如是而君茍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麗曰昔有
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者董公强將
軍所知也内有三公以為主外有縱横以為黨呂布受
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
將軍身為上將抱鉞持節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
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
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

雖寵之猶不輸力也傕不從呵遣麗麗曰傕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邈傕所薦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為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世受恩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為李傕所殺志無顧也上懼傕聞麗言勑麗令去傕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之昌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

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破李封薛蘭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

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

止復定兖州六月侍中楊琦黄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傕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傕會傕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陜至欲和傕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孤篤綏民校尉張裁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質其愛子傕妻愛式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問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宫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

潰路宜思方畧詡乃名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王復言和解之意計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女為質封為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繡傕從弟桓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文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

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為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為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為平氏君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謂

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氾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
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
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
治理迨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名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
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援車駕之功何故
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跣謝後將
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為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
必為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

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胷懷皆此類也丙
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郿侍中种輯城門校尉衆在汜營
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
新豐定等欲將乘輿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
南山是月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
衆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
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大不背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
及耳逮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

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悵恨難為心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也豈寤天下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戹請師見下辭行被拘

使洪故君有羑里之厄洪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
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輕重殊塗親疎異
畫故便收淚告絕用命此城正以君子之違不適讎國
故也吾聞之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白
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篆名垂後世況僕據
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記耳主人宜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

暴威於吾城下哉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盡外無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為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

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急欲因際會希兾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不為用乃殺之冬十月

戊戌汜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為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
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
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
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
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
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
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
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温侍中

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煨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上曰王者攻伐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輙攻煨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

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部以為不宜攻煨急應
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為己副欲殺之帝
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之定等奉詔還營李
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段煨相招共救之因欲追
乘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是
時張濟復與傕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
弘農濟汜傕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沮儁力戰
乘輿僅得免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

之曰汝等凶逆逼刼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傕乃殺之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置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傕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詔使侍中史恃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邱墟靡所庇

旝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為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命來和傕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究前勲昔晉文公為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詔曰傕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為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距傕等來追王師敗績殺光禄勲鄧淵廷

尉宣播少府田芬御史鄧聘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也傕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傕等統營呌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憑河之危此所謂安居之道乎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

十六灘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險舊故有河師猶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承等以為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承使符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為輦下校尉向宏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下或

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船同舟渡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宮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為兵所掠奪凍溺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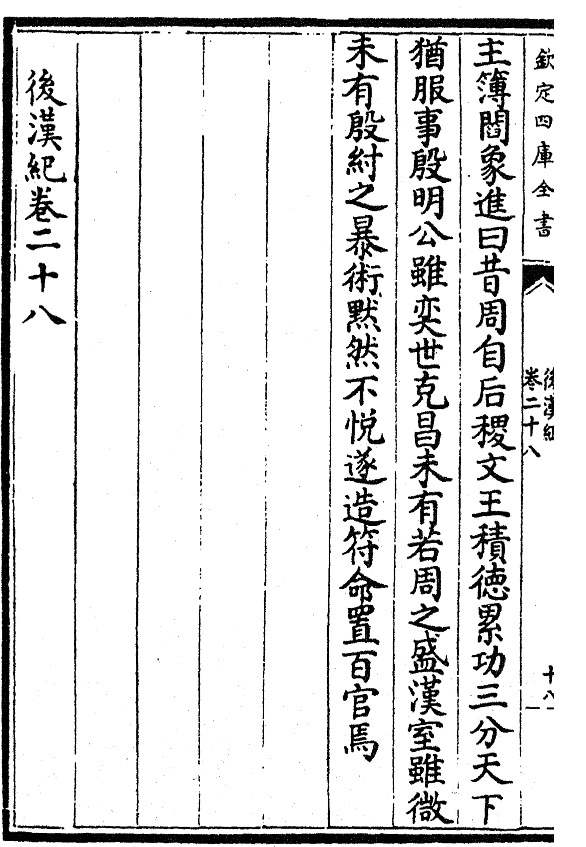
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來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縣絹各有差封邑為列侯庚子拜胡才為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為征西將軍領凉州牧韓暹為征東將軍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連和還所掠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宮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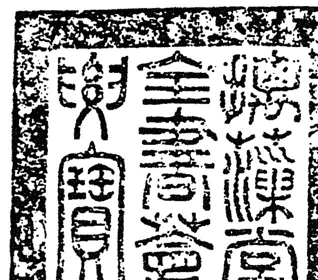
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張陽
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封晉陽
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袁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
累世公侯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為袁氏出陳舜之後
以黄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尉球之子也術
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
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福今世紛擾復有瓦
解之勢誠英雄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

乎若集大事子為吾心膂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掃平兇慝清定海內有徵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悦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紀卷二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二十九

孝獻皇帝紀四

晉　袁宏　撰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

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澠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冦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之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陽以為已功故因以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陽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張陽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牆壁間為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親與天子還京北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之曰昔高祖東征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

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儁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操陳韓暹張陽之罪暹怖單騎

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蕤為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己下諸將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

有移車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䇲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及己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為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為司空領車騎將軍幸

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呂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為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為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

徒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徽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徽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强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徽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淆亂各行其所志徽避地至交州渙展

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晩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則濟之以義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

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頼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則天下幸甚操重涣言以為軍諮祭酒涣常謂人曰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中走南陽為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既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於段煨頃之復歸張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父濟妻國色也操

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内懷不服紹既兼河朔天下畏其强操方東憂吕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以為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如何彧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强苟非其人其强易弱劉項之事

足以觀矣今與公争天下者唯袁紹紹貎外寛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疎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决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争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為虚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此

四勝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
為操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為大將軍於是馬日磾
喪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
乘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為所牽
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
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得見脅
為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矜未忍追
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輔諸軍討李

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李樂病死胡才為怨家所殺張陽為其將眭固所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暹楊奉死秋七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為之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暹馬騰最强彼見山東之敗必各

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

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袁紹自立為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忌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縉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

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熈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内
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
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覩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
耻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為大司農不至玄字康
成北海高密人也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
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録使得
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
以次相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

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奥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錮玄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黄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户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六月拜孫策為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賔禮之及策東略遂為之謀主聞袁術僭號昭為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

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黒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内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

且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茍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茍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已合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袁術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徳運衰歴數將改宜順天意以厭民望紹以苞白事咨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

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
滅曹氏迎天子建宫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强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
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
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曹氏而云無稱且公
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
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
以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

是譖授曰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賈詡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隷校尉鍾繇持節鎮撫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尅乎或曰紹兵

雖强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必不能從也攸必為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曰郭汜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興事訖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奔袁紹二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為

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獘而將校主鋭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曰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戰斬顔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為河陽王壬午南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不可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懼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彧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詔公卿

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害先吳郡太守許貢為策所殺其小子與與客謀報曰孫策勇鋭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决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

與張昭論曰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績年少在坐末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乃為辭

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為操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也授對曰兾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舍而厚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問
尚書令荀彧彧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定而
欲遠背兖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鬬況在紹乎若紹收
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
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隷鍾繇侍講于
内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覩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為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内慮私害乃矯

詒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
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雟男子化為婦人周
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
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
在臣營叅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尅捷奇策密謀悉皆
共決及彧在臺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
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
安彧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勵後進者於是封彧

為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爭冀州

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袁尚熈奔匈

奴辛己封蕭何後為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

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逺及近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詩

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

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

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剗五等

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濵海立門欲以六合為一區五服為家閼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末之匡改猶依古法頴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内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隷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寛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兾州牧或説操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

之荀彧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内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説關右將士以動心之計今聞此必以為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寛其死而袁譚懐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

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
議古制操曰徵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之議十月
有星孛於東井分凉州四郡爲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封
操萬三千户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悦撰政治得
失名曰申監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
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監既明後
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

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制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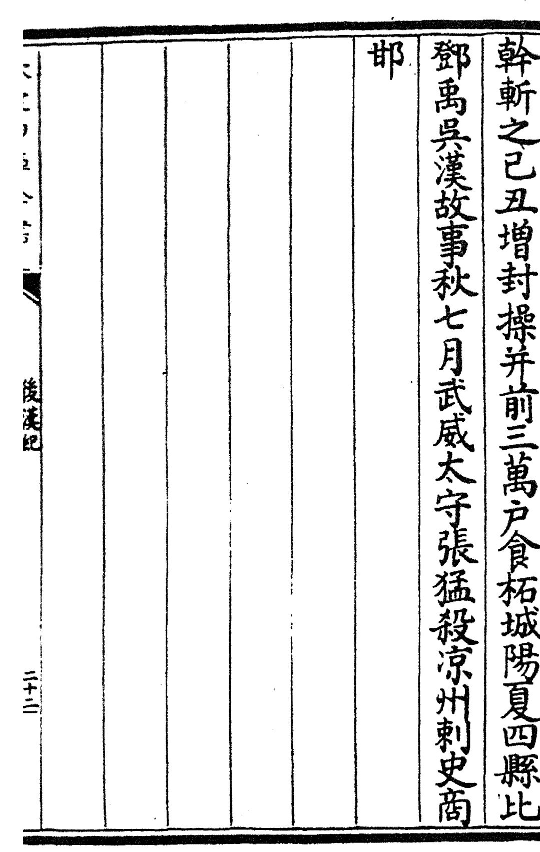
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賈不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鎮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偽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敬其心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

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其在中人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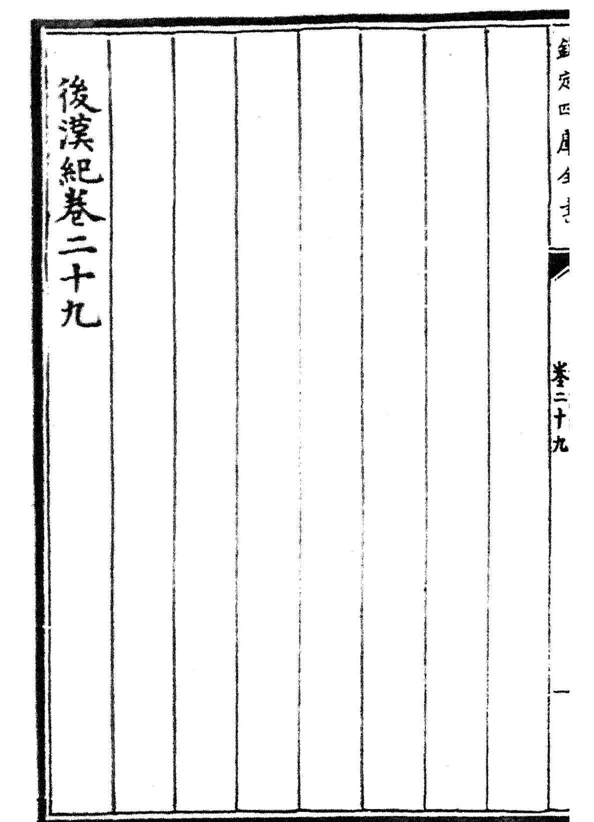
也賞明罰審信順令行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為繁使悅刪取其要為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反

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



幹斬之己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柘城陽夏四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邯



後漢紀卷二十九

後漢紀卷三十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五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

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彧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先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取謙

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彧户一千并前二千户操欲表為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聰明尊雋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行軍宜以為副貳使明御軍用兵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為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於鶉尾乙酉濟南王斌為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邪

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身長八
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
頴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備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
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蹷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為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尅紹以弱為强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謀此可與之為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温請置丞相秋七月曹操

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大夫郗慮為御史大夫初操以
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為不可與操相覆疏因以
不合意時中州畧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來之操聞
之怒以為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傳致其罪壬
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融字文舉魯國
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歲隨父詣京都時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
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禕後至同坐以告禕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毁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裦友善亡命來詣裦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

獨不能為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内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為北海太守先是黄巾破青州融收合吏民起兵自守賊張饒等過青州融逆擊為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為方正邴原有道王

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為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為羣賊所攻不能自守建安初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輙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頴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雖忠如鬻權信

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内也於是有進即凌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

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叅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

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然也示以耻辱所以内化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茍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

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鏁復齒於人是以民不耻惡數為盜

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茍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有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知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茍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况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䟽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

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剿絶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荆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斜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荆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咸勸孫權迎

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除殘去害况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内喪

亂將軍起兵江東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平矣遂破荆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案戈束甲北面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獘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蹷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恊規同契破操必矣操敗必北

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幷力拒操

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爲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荆州屯公安

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副

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是歲
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賛拜不名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日有
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臨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
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侍中尚書
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郡公九錫
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

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或勞軍因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丞相軍事次壽春或以憂死

袁宏曰夫默語者賢人之畧也政卷舒廢興之間非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為至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以其

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廢內不負心外不媿物千載之下觀其迹而悲其事以為功雖不就道將可成也及其黙也非義而後退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為也茍違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況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

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勲隆勲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踈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耻也一汙猶有慙色而況為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沉滯不敢謀燕之徒隸者自己

為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殞不與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省司隷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為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憫凶越在西土遷在唐衛

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兇覬覦分
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
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惟祖股肱先正其
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
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
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
於本朝也後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
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

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反張陽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筴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

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

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表繼絶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秬鬯弓矢大

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之是賴今君
丕稱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
不率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
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
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
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國公錫君玄土苴
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
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

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

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逖天刑
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君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
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盧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
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
國宜置丞相以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往欽
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
高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為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韍遠遊冠夏五月劉備尅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一夫揮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支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此為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立為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為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為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熈等謀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

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佻神器左將軍領司隷校尉

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狥
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
將安國静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
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
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
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吕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收漢

中海内英雄望風蝗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
鎮衛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絶昔西河太守
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
實融以為元帥卒立績效推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於
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
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為漢中王拜大司
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
為為國所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劉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除寇靜難以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横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威恣心極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

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假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為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逆已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

馬漢中王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墮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授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高寵厚俯思自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輒將率六軍順時撲討以寧社稷以報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援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有餘載天不愸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授魏王璽黻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

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天文俯察民心災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羡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

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宇宙傾覆賴武王拯兹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宗廟豈余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恊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天禄永終君其祗奉大化饗兹萬國以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黄初魏帝既受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為何如羣對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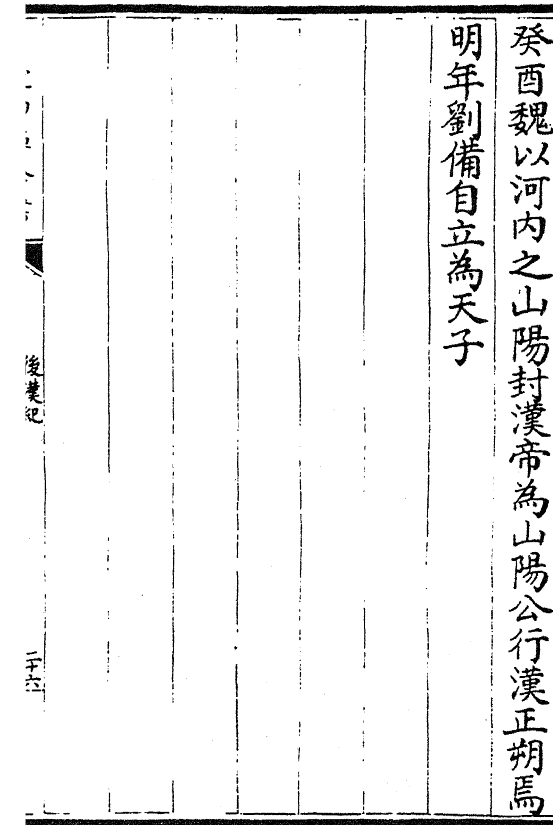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羣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也暴極則

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因時覩民理
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是以有德之興
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蒼生之類未有不
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孫微而復隆替而復
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
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
誠故天下翕然新主之望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
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

其理然也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沖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已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恊從背劉者衆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為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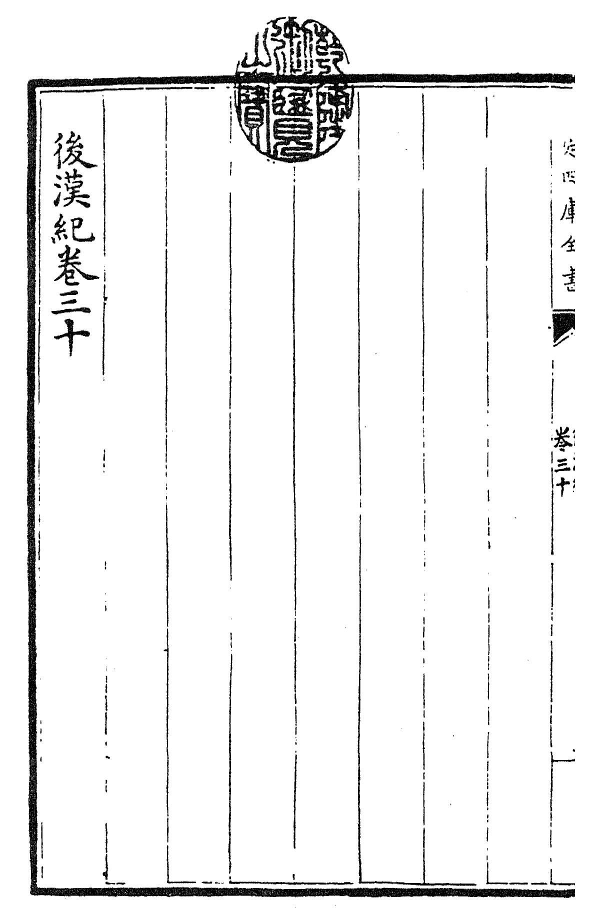
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冐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已為漢三公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氏之臣於義既無所為於國選亦不為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黄耇襃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

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
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
侍又使著鹿皮帽冠彪上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
終彪字文先幼習祖考之業以孝義稱自為公輔值王
室大亂彪流離播越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
下以此重之自震至彪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
秉賜雖方節不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
有子曰修少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



癸酉魏以河内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焉

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



後漢紀卷三十

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